

填海

刘滴川
著

当“永恒”的梦破灭的时候，
如果还有轮回的重生，
我还会对你说“我爱你”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 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刘滴川 著

填海

I247.5
LDC2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填海/刘滴川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306-4423-8

I. 填...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025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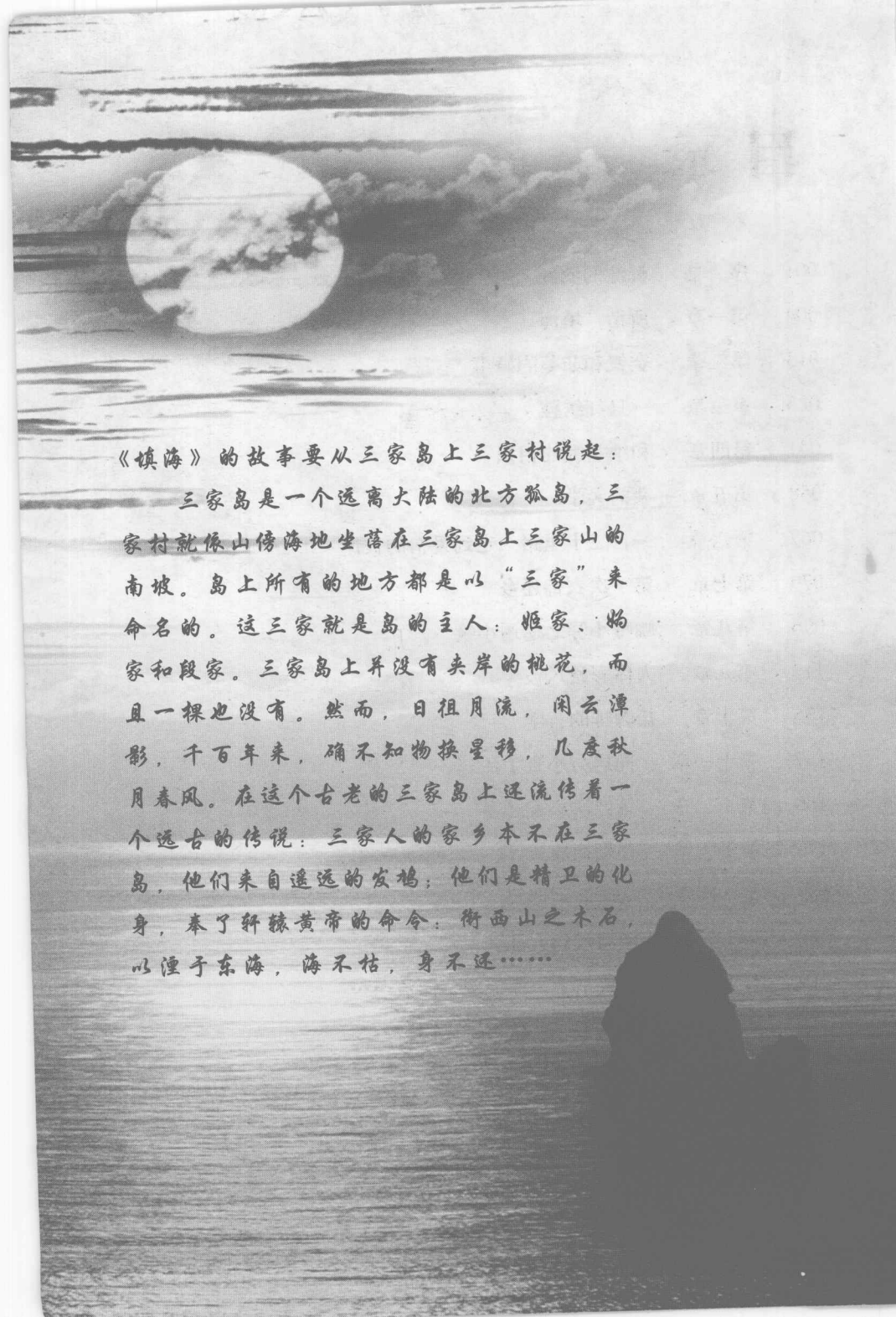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70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6.00 元



《填海》的故事要从三家岛上三家村说起：

三家岛是一个远离大陆的北方孤岛，三家村就依山傍海地坐落在三家岛上三家山的南坡。岛上所有的地方都是以“三家”来命名的。这三家就是岛的主人：姬家、怡家和段家。三家岛上并没有夹岸的桃花，而且一棵也没有。然而，日租月流，闲云潭影，千百年来，确不知物换星移，几度秋月春风。在这个古老的三家岛上还流传着一个远古的传说：三家人的家乡本不在三家岛，他们来自遥远的发鸠；他们是精卫的化身，奉了轩辕黄帝的命令：衔西山之木石，以湮于东海，海不枯，身不还……

目 录

001	序 幕	沉淀的酒红
004	第一章	所谓“填海”
013	第二章	金钗和茱萸的婚事
026	第三章	一只红绣鞋
041	第四章	和纳兰颀的相识
058	第五章	我的大学
067	第六章	一百二十里路 走到爱情的彼岸
079	第七章	第一次衣锦还乡
096	第八章	咖啡小驿之迤逦小筑
113	第九章	人体彩绘风波
135	第十章	盐咖啡的哲学
147	第十一章	同居与小资生活
160	第十二章	第二次衣锦还乡
176	第十三章	作别徐康康
183	第十四章	从天涯到咫尺
202	第十五章	从咫尺到天涯
219	第十六章	非典来了，漂流啊，漂流……
243	第十七章	永别了——所谓“光明”
251	第十八章	朱门金钗梦与填海
261	尾 声	填海与重生
264	后 记	

序幕 沉淀的酒红



不知什么时候，如火如荼的烈日躲进了云翳里，而出现时早已经是残阳如血了。段华章在这块熟识的海海上踱着步，踽踽独行。他听着这海浪声声，看着这日影西斜，不觉确是思绪汹涌起来，便顺口吟起了李义山的：

向晚意不惬，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沉吟未决，夕阳已洒下了最后的一抹余晖，匆匆而逝了，西方的碧

落确也被染成了酒红色的。苍茫的天空,正如一张苍白的餐布,而夕阳亦如一杯倾倒的干红,它划倒在餐布上,而后又滚下餐台,重重地掉在地上。它发出了一阵清脆的玻璃似的破碎声便在一瞬时摔得支离破碎。而它的那些碎片先前还能在空气中欢跃地跳,但不久就只能在地上静静地躺着,唯有少许的干红还在它们中间悄悄地流淌。

夕阳转瞬便已经消逝无影了。仅仅留下了那片酒红色的印迹在餐布上——这,大抵便是西方的余晖了吧。然而,有谁见过酒红色的夕阳呢?华章在这儿生活了十九年,忆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印象。

——难道这是第一次吗?

是不是第一次,华章不知道,他并不知道千百年的和更久远的事情。但是,他可以肯定:这是十九年来也不曾出现过的奇观。段华章边想边朝沙滩后的树林漫步。他走到了树下,坐在树荫里守望着余晖的消褪。淡淡的霞光透过了树枝叶隙,撒下了一大片斑驳的光影。滩上岛上静得出奇,他所能听到的唯有头顶上的树叶轻拂声,身边的风吹草动声,再有就是挺远挺远的浪抚礁石声。除此——除此,便什么也没有了。

几十年,上百年,这里从来也没有变化过,从小就听着它的孩子,比如华章,比如这儿的每一个人,他们就在这一成不变的声音里长大了,衰老了,又被掩埋。浪起浪落,云卷云舒,但就在二十世纪末的某一天里,竟然有一个人厌恶了这儿的生活,厌恶了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终日与海与死神搏斗,在那惊涛骇浪中声声不息,在那风恶浪急的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墨守成规的生活——而这个人就是段华章。段华章,他在三家岛上三家村里并不是平常的人,他既是段家唯一的血脉,又是千百年来唯一渡过了那道海峡去并且读了书考了功名的孩子。他看到了同一方四角天空下的另一种生活,他回来对三家岛人讲:“请你们不要再安贫乐道了,不要再因循苟且了,跟我去外面看看,看看人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但是,三家岛人不听他的。后来,他就想到了要身体力行地用事实改变三家岛人和三家岛,至少是改变他自己的人生。再后来,段华章就用他一十二载的光阴换来了一张录取通知书——一张纸,明天,他就要手擎着这一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离开三家岛,去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开始他的新生活了。但是,三家岛人对



段华章的行为感到匪夷所思,甚至不可理喻,他们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十九年,在他们看来是可以换多少斤米,多少斤面,多少尺花布,又能做多少件新衣裳,搞好了还能起几间瓦房,再讨个老婆。于是,他们就用自己那几个十九年换了米、面、花布、瓦房和老婆。因为米、面总会吃光,衣裳总会穿破,房子总会漏了塌了,而自己和老婆也总会死掉,但所幸的是,他们还有儿子。如此呢——儿子又换了,完了,死了,又是他们的孙子……所以莫看这岛不大,可每年大都要有谁家搬了新房,谁家讨了老婆,谁家死了人的。

忽然,正如面前的礁石激碎浪花的一瞬,华章的脑子里闪出了一个猜想:这从未见过的酒红色的夕阳莫不是这三家岛又或是上天赏赐给他的一点点惊喜,一点点别离见行的恩惠吗?

也许就是这样的吧,华章便如此很自然而且快活地想着。然而,他愈想却愈加疑惑了。他又总觉得自己违背了爷爷的意愿,大抵也就违背了老天的意愿,那上天又怎么会白白地把个美丽的酒红色的夕阳赏赐给他呢?

除非——除非是在那美丽的背后还有什么,还存在着什么。

但是,那又会是什么?那夕阳的背后又会是什么呢?

难道会是大海对于一个不安于做他忠诚的守望者的惩罚吗?

如此说来,这美丽的酒红色的夕阳莫不是给他的一个警告吗?这便是海的意蕴吗?

渐渐而无息地那美丽的酒红色在天空中似乎是愈渐在褪色,又浸入了深邃的海水中。一群海鸥“唧唧啾啾”地叫着,一会儿在头上盘旋徘徊,一会儿又振翅西飞,似乎是要去追逐夕阳追忆昨天,正如那“夸父逐日”的故事一样。海水荡漾着澎湃着。在那天海相连的远方,在那沧海与碧落的,他的视线所能及的尽头之尽,所有的所有的雀跃着的浪花就在那夕沉的一瞬,也便成了酒红色的扩散着,沉淀着……

段华章终然没有想到那个夕阳的预示。他懵懵懂懂地看夕阳,猜想它的预示,就在那个黄昏里——公元2000年的8月28日,那一天在三家岛上三家村外的沧海里可是沉下了一轮酒红色的夕阳!

又走了一会儿,那西方的酒红色终于还是消失在了茫茫的雾气里。



第一章 所谓“填海”



又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几分钟，也许已是半个或一个小时了吧，星星点点的有几只归航的渔船出现在了海平线上。

天色愈加暗淡了。

华章无意识地转了个身，确见得炊烟袅袅，已从三家山后升起了，摇摇弋弋连绵不断地直混进云朵里去了。

是该回的时候了。



段华章刚走上上坡的路，迎面走来了姬家的老三。

“三哥！”华章喊着便迎了上去。三哥是姬家长房的老二，比华章大一岁，在姬家的三个孩子里，华章就和三哥最亲，因为老大、老二比他们得大上七八岁，显得便疏远了些。但是，三哥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当然，华章若不是出去读书，现在怎么也得当爸爸了。

“走，跟我回家，老祖宗要见见你呢！”

“哎！”华章答应着，俩人边走边聊。后来，华章忽然想起了刚才那个酒红色的夕阳，于是便问三哥有没有看见。三哥笑着问：“啥？酒咋是红的？”华章想起三家岛人是从没见过甚至听说过红酒的，于是就改口说是血红色的。三哥想了想说：“咱是个粗人，光顾了干活，哪有看夕阳的闲心？”不过，三哥还是建议华章可以待会儿去问问老祖宗呢。两人说着转眼已经到了姬家。

“老祖宗，华章来了！”

“老祖宗，我来给您来了！”

院子里躺椅上坐着的老者便是老祖宗，也是姬家的族长。他躺在躺椅上安详地闭着双眼，面颊上泛着粉红色的微笑，俨然像一个智者。老祖宗是三家岛上年纪最长的老人，没有人知道他已经活了多少岁，因为三家岛上从来也没有过历法，对于时间的概念，他们是很模糊的，但依华章看，想必老祖宗怎么也得有九十岁了吧。在“三家岛文化”这种存在于二十世纪末白色与红色文明夹缝中的日石文化统治下的三家岛人是最敬重图腾与长者的，这一点也深深地影响了段华章。虽然他不至于对海龙王顶礼膜拜，但对于老祖宗他还是相当景仰的。

段华章就在老祖宗的躺椅边席地而坐和他促膝而谈，他们先是从段华章上学开始聊起，然后说到他的未来。后来，老祖宗给他讲了一个自己年轻时的故事：说的是有几年三家岛周围渔荒了，他就自己背着家里人出海去很远的地方打鱼，结果一路上风急浪猛，好在他还记得三家岛的方位，才终于回到了岛上。也许是这一生经历了不少风浪，老祖宗说起这个故事时是那么的平淡。之后，他告诉段华章，以后孤身行路，恐怕也会遇到不少风浪，所以一定要记住来时的路，三家岛和岛上的亲人永远是他避风的港湾。在这个时候，段华章对未来还是充满了憧憬的，他还是异想天开地认为北京就像西方极乐世界，连路

都是黄金铺成的，自己是通过怎样的努力才修成正果的，哪里还会有什么风浪？那些话只是说得华章心里热热的，温暖得很。

再后来，段华章又想起了那个酒红色的夕阳，便问起老祖宗是否看见了今晚的夕阳，那个血红色的夕阳。令华章没有想到的是：老祖宗的脸色骤然黯淡，猛地眯起了双眼，然后说：“看见了，我真的看见了那个血红色的夕阳，真的看见了……”这让段华章感到多少有些紧张和无措，他不安地请教老祖宗那究竟预示了什么。老祖宗凝神注视着远方……良久，他竟然犹豫地问段华章：

“华章啊，你知道你父母去哪儿了吗？”

段华章猛然间感到了一阵恐惧，这阵恐惧迅速笼罩了他的整个心灵，他颤巍巍地问：“啊？！……我……我父母不是十五年前就死了吗？”

迟疑了良久，老祖宗的双眼中突然激荡起了一层异样的波，他摇了摇头，轻声道：“你可知道十五年前，十五年前，三家岛上发生的可怕的怪事？”

“怪事？！……”

须臾之间，老祖宗迷离的目光瞬间又夹杂出了一丝异样的诡异，那种诡异更让华章感到了愈大的恐惧。老祖宗的嘴又微微地张开了。他告诉了段华章一段骇人听闻的怪事：

那件怪事是从十五年前的那个春天开始的。那一年春天，村里的老仙姑说他们段家一族得罪了龙王爷，在一年之内将要有灭门的血光之灾。段家人笃信老仙姑的话，但是当段家人虔诚地请求老仙姑指出化解办法的时候，老仙姑却悲哀地叹息说“修如是因，得如是果。你们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无药可救了，无药可救了……”三家岛人并不知道老仙姑所指的滔天罪行究竟是什么，他们祈求老仙姑为段家人指一条明路。结果，在那个不眠的夜晚，老仙姑做了整整一夜的法事。黎明时分，她疲惫而失望地告诉大家：除了他们段家一年之内不食鱼不杀生，别无它法可免那灭门的血光之灾。但是，当三家岛人听说这个办法时，他们近乎惊愕：三家岛人世世代代以打鱼为生，让段家人一年之内不食鱼不杀生那不就是要人的命吗？于是，段家人只好诚惶诚恐地小心度日。

日子转眼间就到了公元1985年的仲夏，三家岛上仍然相安无



事，然而正当那个可怕的预言在人们的脑海中悄然消逝的时候，那个可怕的血光之灾和一连串鬼怪的事情忽然从一个异样的黄昏开始接踵而至：那一天的黄昏，三家岛海面上出奇的风平浪静，出海打鱼的任务正交到了段家段华章的父母和他五叔手里。然而，就是在那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黄昏里，三个经验丰富的渔人永远消失在了那个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在一个怎样的夕阳里远航去了一个怎样的地方，三家岛人只知道他们再没有驾着那条新渔船返回三家岛的码头，永远也没有回来。

神秘失踪的事情发生了两天后，三家岛人才开始紧张起来，他们原本还以为是由于收获颇丰才耽误了归航，因为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三个经验丰富的渔人可能出事，更重要的是失踪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但是，当出海的时间越来越长，直到他们算尽出海船只上承带的食物淡水均应耗尽的时候，三家岛人才惊恐而疯狂地出岛寻找。但是，在那之后的几天里，纵使他们出动了所有可出海的人，找遍了他们可能及的所有海域，他们也始终没有找到失踪者的踪影，哪怕是蛛丝马迹。猛然间，三家岛人才想到了那个可怕的预言。当三家岛的男人们都出海寻找的时候，老仙姑就已经神色慌张地做法事了。出海的人找了七天七夜，老仙姑的法事也做了七天七夜，听留在岛上的女人们说，老仙姑一边做法一边总要祈求似的说：“放过他吧，放过他吧，他还只是个三岁的孩子，他没有错啊！”后来，当出海的人绝望地回到岛上的第二天，和父母一起出海的段华章竟然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了海滩上。

当三家岛人以无鄙惊愕和恐惧的心情抱起段华章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七天中在段华章和他父母及其五叔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想从段华章口中得到他父母和五叔的下落，但是，段华章却说他只记得出海的时候太阳就要落了，他一出海就睡着了，等醒来时就已经躺在了沙滩上。那真的是一个鬼怪而且恐怖的故事：如果遇到了海难，一个三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活下来，而且没有食物和淡水一活就是七天。三家岛人相信那一定就是上苍的惩罚，海龙王的惩罚——那个血光之灾的预言应验了。

但是，真正可怕的事情还远远没有就此结束。不久，同样身为段家

人的老仙姑自己也没有逃脱厄运，她是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的，而且死后下葬的时候她竟然露出了诡异的笑，脸上还泛出桃花般红润的光泽。

段家真的遭受了灭门之灾！

就在这一连串的谜团和与此同时带来的恐惧深深萦绕在每个人心中的时候，更为恐怖诡异的事情又发生在了段华章二爷爷的身上：他多年瘫痪在床的二爷爷竟然不声不响地消失在了那之后一个黑暗的夜幕里，从此也杳无踪影……

那些鬼怪的事情的发生无一例外地没有任何前兆，那整个夏天，三家岛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所有人都害怕下一个失踪或者惨死的厄运就将降临在自己头上。但是，那以后，三家岛上再没什么鬼怪的事情发生，而与之有关的所有人也恰恰都是段家的。真的是血光之灾的预言应验了！是的，那一年内所有的谜案似乎都与那个春天里老仙姑所说的那个预言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但是那个可怕的预言到底是由何而来？或者说老仙姑所说的段家所犯下的不赦之罪究竟是什么？老祖宗没有告诉段华章，老仙姑也没有告诉三家岛人就一同消失在了她自己的预言里了。

老祖宗的话音很轻，当话语结束的时候，他的嘴还在微微翕动，眉头不时颤颤地抽搐。段华章直直地看着老祖宗，他目不转睛，似乎还在恐惧中愣着出神。他蓦然想起了什么，慌慌张张地问：

“老……老祖宗……但是……这些和那个血红的夕阳有什么关系呢？”

“是啊，我也一直不知道那怪事和血红的夕阳有什么关系，但是事情是这样的。三家岛人相信了这是龙王爷的报应。他们去祠堂找老仙姑。但是，当人们到了祠堂竟然发现老仙姑躺在地上蜷缩成一团抽过去了。后来，老仙姑被救了过来，可嘴却张不开了，就是死死地咬着。这样柴米不进，没两天就去了。弥留之际，因为仙师不得婚配而无子女，我的辈分最高，就独自守在她床前。死前的最后一刻，她忽然张开了嘴，两眼直直地看着我，声嘶力竭地说：‘那可是个血红血红的夕阳！’”

“什么？！”华章惊语，“那个是哪个？这话什么意思？……那后来呢？”

老祖宗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后来她就死了，死的时候她面目狰狞，那眼神那僵硬的嘴和呲出来的大黄牙，我就看了一眼都感到后怕。但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因为村里的人要等到大潮退后



才能把先人下葬坟岛，所以大潮退前就得停尸。我清楚地记得从我传达完老仙姑故去的消息之后，就再没人进过那间屋子，直到下葬以前。然而，当下葬前人们去收尸的时候却发现——老仙姑的眼睛仍然瞪大着凝视前方，但是大张着的嘴竟然闭上了，脸上还露出了诡异的笑！”

“什么？诡异的笑？！难道这和那血红的夕阳有关，和那一连串的怪事有关吗？对了，什么叫‘那可是个血红血红的夕阳’？”段华章的脸色非常非常得难看。他害怕，但是又好奇，因为他不相信有所谓龙王的诅咒，他想知道那一连串怪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还想知道这和酒红色的夕阳有什么关系，老仙姑临死为什么说了这个，而这血红色的夕阳又究竟预示了他什么。

“其实，这多少年了呀……”蓦地，老祖宗的脸色变得灰白灰白的，他喃喃地像自语似的说，“我真的很后悔啊，我做了一件大错事，我想它应该就预示着……”

忽然，篱笆门“吱”地响了，三叔的声音从身后不近不远的地方传来了：“老祖宗，敢情华章在您这儿呢？让我好找啊。”

“嗨，这儿留他说会儿话，你瞧瞧，都这时候了，快跟你三叔回去吧！”

“别……那个事还没说完呢，您做了什么错事？那夕阳又预示着什么呀？”段华章很急切，他知道，老祖宗一定明白了那夕阳的预示。

“你呀，快跟我回去，老祖宗得休息了，有什么事明天早上还有时间不是？”三叔说。

老祖宗慢慢地扭过了头，去看西方的天际了，他轻轻地对段华章说：“还是先跟你三叔回吧，我也没想好该怎么说呢。”

段华章终于没能看到老祖宗的脸，他到底还是不知道他的表情是怎样的，也终究没有问明夕阳的预示。段华章只好与老祖宗告了别，跟着三叔走了。路上，段华章虽然和三叔边走边聊，却总是心不在焉。世事境迁，华章早已忘却了十五年前的故事，当老祖宗再一次提及父母的死，他并没有感到过多的悲伤，而对于那一连串的怪事在稍适冷静之后他将信将疑，正如对那些岛上千百年来流传下



来的传说一样。在一阵的好奇和恐惧之后，他冷静地想想，总觉得那些也许都是老祖宗编造或者夸张了的故事，毕竟他老了难免糊涂了，或者是感到孤独了想编个故事来吸引别人的注意。也许那酒红色的夕阳也就是个偶然的自然现象，和他的命运什么的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一定要心唯物易呢？不过，那个所谓的怪事，倒是让华章又一次想到了他父母的死。他三岁就死了父母，对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所以想起来也并不感到悲伤。其实，三叔、三婶这些亲人对他就像父母一样，他也就更不会感到什么悲伤了。不过，提到他父母和五叔的死，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俨然是一个壮举。其实应该说并不是死了的人做了什么壮举对后人起了多大的影响，而是这几个人的死去影响了后人做出了一次壮举。因为若非他们的死，三家岛人是不会想到要让段家唯一的希望，也就是段华章，让他出岛上学的。当然，这不仅仅是段家的事，也是全三家岛的事，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凿空”之举，虽然现在除了华章没有人敢断言这个决定的伟大，但是至少它保全了段家，也保全了三家岛不必改名叫做二家岛。然而，这真的能够保全三家岛吗？三家岛人并不知道，也许这样下去到了有朝一日，三家岛也不必叫三家岛了也说不定呢。

段华章回到了家，家里可就忙活起来了。今天家里不光是爷爷一个人，他三叔、三婶和做仙师的六叔和段家走得最近，也都来了。段华章的三叔、六叔并不是姓段的，他们都姓奶，是华章父亲的结义兄弟。结义是村里的老规矩了，凡是同辈的孩子就要结为兄弟，相传这是因为三族的老祖宗登岛时就是结义的兄弟。后来，这风俗就传下来了，便成了规矩。虽未换过什么兰谱，但世代代的都也真亲如手足。其实，说起来三家岛倒还真像是小国寡民、乌托邦、桃花源地什么的，但是华章并没有因此而自豪，他还是羡慕大城市的人，每次他县城最要好的朋友徐康康和陈青充满好奇地问起他的家乡时，他段华章还总是不屑地说：“嗨，可别提了，离奴隶社会还差一千年呢，整个仨原始氏族公社！”他记得，类似这样的话他好像都说了有三四次了。

做饭前，三婶准备了香案，六叔硬要为华章做一番法事。他是村里的大祭司，就是接任老仙姑工作的。在三家岛上大祭司和年纪



最大的人是最有地位和最受人尊敬的。当然，祭司的选定也是很神玄的，由老祭司在年老时选定并亲受要义，如此代代单传。六叔的人品的确是很正直的，是村里难得的好人，但是他神秘的职业又使得他神神道道的。香案前，六叔是很虔诚很认真的，他先是径直站在香案前，然后右手摇铃，左手持一道画着稀奇古怪图案的所谓“仙符”，啾啾地唱。香案前放着两排灯盏，都烧得正旺，有风从陋室的四壁或者窗缝子里吹进来，吹得火苗乎乎地跳，他也跟着一块跳。法事完了，他把那仙符烧了，烧的灰被他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放到了一个杯子里。

“三嫂啊，您给倒上点开水，给这灰冲开了。”

华章后来才知道，那杯灰是给他喝的。他本不想喝，却硬是被他们生生灌下去了。六叔还说：“这样我可就放心了，放心了。”这事闹得华章挺不愉快，但是没多会儿也就给忘了。三叔三婶去做饭，华章忽而想到了对于夕阳的预示是可以问问六叔的，毕竟他是三家岛人最信服的仙师祭司，至少他能用神仙方术之类的帮他占卜一下。于是，华章就把六叔独自拉进了里屋，然后神秘地问他：“六叔，您看见了今晚的夕阳，是血红色的！”

蓦地，六叔刚刚还喜悦着的脸凝滞了，那笑容瞬间被冰封住了，很不自然，令人有些恐惧。这让段华章一下子想起了老祖宗，他在听到血红色的夕阳时表情也是立即就僵硬难看了。难道这夕阳真的……段华章又紧张了起来，他立刻问：“六叔，您怎么了，有什么不对的吗？”

“不……你是说今晚的夕阳是……血红的？！”六叔脸上的肉不多，但皱纹不少，他脸上的肉就随着他翕动的嘴一丝一丝地跳，看着挺怕人的。华章点了点头，不安地望着六叔。

“前奏开始了！”他颤巍巍地说，然后仍然殷切地渴望那是华章的谎言，又问，“那是真的吗？”但是华章没有说话。刚才还神采奕奕的六叔现在俨然像是一只惊弓之鸟，华章甚至听到了他急促的喘息。忽然，六叔说道：“填海，难道是填海又要来了？！”

他的声音是那么的轻，那么的细，缥缈得让华章感到似乎根本都没有听到。“六叔，您说什么？什么的前奏？什么要来了？！”但是六叔却不再说话了。填海，是填海吗？他明明说的就是填海。

填海是三家岛上三家村从远古流传下来的一个传说，它说的是：三家人的家乡本不在三家岛，他们来自遥远的发鸠，是精卫的化身，奉了轩辕黄帝的命令：衔西山之木石，以湮于东海，海不枯，身不还……那么，那夕阳的预示就是……

华章抬起头，猛然发现六叔紧锁双眉：他看着华章，但又似乎谁也没有看着。

华章从来也没有见过六叔的这种神情。

六叔的这张黑瘦的长脸这一瞬间被拉得更长了。他那微微隆起的两颊上偶然间自然或不自然地抽搐着，似乎是在竭力地用一潭死水般不起一丝波澜的平静的神情掩饰着他惊涛骇浪层层涌起的极不平静的内心。是的，这眼神他太深了，太深了！

华章在心里不断地重复着。他深深地感到那眼神是那么的异样，那么的令人恐惧，好像是一个黑洞，一个根本就看不见尽头或者根本都没有尽头的黑洞，好像是一池海，一池像黑墨水一样的，甚至比墨水更黑的，而且是无穷大无穷深的海，似乎是你用十年几十年一辈子航海也到不了彼岸的海。

霎时间，一种从未感受到的压抑如同满天的黑云蔽日般压得华章喘不过气来。风吹草动声依旧，浪抚礁石声如故，但是，就在这亦如过往中，似乎一切都要结束了。似乎这弹丸之地的小岛就在那池海里，而这些比墨水还黑的海水正涌起蔽天盖日的巨浪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四面八方朝这小岛袭来。它要毁灭这个小岛，毁灭这小岛上形形色色的每一个人，让他们一个个成为填海的精卫，一个个成为魑魅魍魉的冤魂野鬼！